

671.1423
078
15

鉅鹿縣志

第五冊
藝文上

鉅鹿縣志卷十二

藝文志

上編

班固漢書載藝文志自後作史者往往因之縣志之有藝文特一邑之文獻耳今倣靈壽志分爲前後編關一邑之風俗政教者列於前編關一人之學問經濟者列於後編無甚關涉雖美弗錄至於詩以道性情古近雜體亦得附於末庶幾此邦之文獻藉以永傳焉志藝文

漢

路溫舒傳

漢書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尙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

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
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危興
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
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
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
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
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
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甯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冑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
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
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
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
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
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
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
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
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

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殯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

罪不誅而後良言進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
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
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惠省法
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
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內
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
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
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
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子孫皆至牧

守

唐

魏徵傳

節錄

唐書

魏徵字元成鉅鹿人少孤落魄有大志不營貲產以
十策進李密不用從密來京師未知名自請安輯山
東乃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尙爲密守徵以
書諭之勣遂定計歸唐後爲隱太子洗馬徵見秦王
功高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切責徵答曰太子早
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及卽位拜諫議大

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皆潛伏思亂徵
白帝示至公解之命往慰諭道遇械送太子千牛李
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徵與其副謀曰受命赦官府
舊人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將不信可先貸
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日益親或引至卧內訪天下
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回屈凡二百餘
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拜尙書右丞仍兼諫議或毀
徵阿私所親帝使溫彥博按無驗責以不存形迹徵
曰臣聞君臣同氣義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

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
矍然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
得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
不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
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
子孫傳世福祿無疆皋夔稷契是也忠臣身受誅夷
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龍逢比干是也以此
而言相去遠矣帝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
之計賜絹二百匹帝又問人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

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堯舜闢四門明目達聰雖
共驩苗鯀不能蔽也秦二世獨信趙高梁武帝獨信
朱异侯景隋煬帝獨信虞世基天下土崩瓦解而不
知盜賊徧海內而不聞此其驗也帝將聘鄭仁基女
爲充華詔書已出冊使未發徵聞其許嫁陸氏諫曰
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恐虧聖德帝聞
之大驚自責停使令女還夫羣臣以女適陸氏無顯
狀大禮旣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自云初無婚姻
帝於是頗以爲疑再問徵徵曰陸爽恐陛下今雖容

之後隱加譴責所以反覆自陳不足爲怪帝乃降勅
自明停其冊使將葬建成元吉徵與王珪請預陪送
帝義而許之官府舊僚吏盡令送葬三年以秘書監
參預朝政西域諸國聞高昌麴文泰朝悉遣使入獻
詔使人迎之徵諫曰王者不以蠻夷勞中國故聽其
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若賓客待之恐不勝其
弊帝乃止右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中男十八以上簡
點入軍勅出徵執奏以爲不可德彝重奏謂次男有
壯大者帝降勅中男雖未十八然狀大亦可入軍徵

又不肯署勅帝詔徵及王珪至責以固執徵正色曰
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
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以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
何取給且比年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爲其少但爲
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鬪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役雖
衆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何必在多陛下每云
我之爲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民並無矯僞之心自
登極以來大事已數不信何以取信於人帝愕然曰
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因言卽位之初有逋負宿債

欠負官物並悉原免之詔又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
給復一年後不能無失信者數事帝喜曰我見君執
奏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人情不通我不
尋思過亦深矣乃停中男賜徵金甕一口先是帝嘗
歎息大亂之後疑其難治徵曰亂後易治譬饑者易
食渴者易飲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詭故秦
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曰五
帝三王不易民而治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
若人漸澆漓不復返樸今當悉爲鬼魅尙安得而化

哉帝納之及卽位四年後米斗三錢歲斷死皐二十
九幾致刑措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
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語羣臣此魏徵勸我
行仁義之效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李靖敗突厥頡利
部落多來歸降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河南處之一
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帝從之徵議以爲
宜遣發河北居其舊土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
後滋息過倍密邇王畿心腹之疾將有後患彥博曰
天子之於萬物也天覆地載處之河南死而生之亡

而存之懷我厚恩終無畔逆徵曰晉代有此分居近郡江統爲言武帝不用後果覆車陛下必用彥博言所謂養虎自貽患也帝竟從彥博議後帝幸九成宮突厥陰結所部作亂事敗皆捕斬之還其舊部於河北帝悔而自責曰初不納魏徵言遂幾失久安之道侍御史權萬紀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蒙引見任以彈射莫敢諍論徵奏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毀爲是告訐爲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元齡斥退張亮無所